

内部资料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 34 辑

知

商

PDG

卷 首 语

本辑共收史料 35 篇，按其内容，粗略分为 6 组，包括了政治、军事、商业、文教等方面。其中、绝大多数是近现代史料，也有少量当代史料。

全国政协九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提出清理库存史料的工作方针，并与省级政协文史委配合，取得了成绩。我们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也将清理、编辑出版库存史料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努力清理历年库存史料，并以慎重态度、加以整理、编辑、出版。本辑所收 30 篇近现代史料，即是我们清理库存史料的成果。

自党中央发出“西部开发”的号令后，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安排，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相应的部署，加强了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保护工作。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服务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同时，也要服务于党委、政府的工作中心。本辑刊登有关文物古迹保护的 6 篇史料，就是在这方面的尝试。

加强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促进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本辑刊登的李纯明先生由台岛寄来的史料，正体现了中华儿女的愿望。

本辑还刊登了一位读者的来信，就本刊过去发表的一篇史料提出订正。我们衷心感谢读者杨源同志对本刊的关心与支持，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对本刊的批评指正。我们愿和广大读者一起，把本刊办得更好。

编 者

2000 年 8 月

纪念云南全省
解放 50 周年

目 录

卷首语.....	(1)
----------	-----

纪念云南全省解放五十周年

一路行车一路惊

——记云南解放初期一次惊险的护运任务	田 有 (2)
难忘的岁月——记云大附中“辐射社”	苏 滨 (11)

滇云忆旧

云南大件物资的汽车运输	曹大成 (21)
外国驻昆明领事馆始末及其他	房建昌 (31)
滇西土匪巨枭张结巴覆灭记	卢卫东 孙美蓉 (53)
从两首诗谈李培天、李培炎一家	赵应宝 (67)
楚雄接兵记	杨合成 明秉刚 (76)

工商片羽

昆明昔日“赵丝线”	赵嘉铭 (81)
云南大道生织染厂始末	陆廷荣 (90)
李奇谟试制长方形罐头盒始末	李家祐 (100)

文教钩沉

金马山麓情思	龚绍康 王元昌 杨 卓	(105)
回忆建国中学	林 羽	(109)
梁继先与昆明县乡村教育	梁鸿鑫	(113)
苗族节日——花山节	韩兴智	(116)
昆明洞经音乐琐谈	李国庆	(130)
西南联大与嵩明	苏 石	(137)

台湾来稿

滇缅抗战回忆录	李纯明	(149)
1、出征及翻越野人山		(149)
2、蓝姆加整训		(154)
3、英国驻印度英法尔第一军求援		(156)
4、迂回胡康		(157)
5、迂回中的小迂回战		(169)

文物保护

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及文物保护工作简介	李东明	(179)
禄劝文物工作二十年	张廷斌	(187)
回忆我的师长王先德先生	李建坤	(192)
龙潭山古人类化石发现记	胡绍锦	(197)
东寺塔维修纪事	丁学仁	(199)
“灵源别墅”重现昔日风采	西山区文管会	(207)
富民县文物工作纪实	汤为兴	(210)

人物春秋

- 护国运动将领王兆翔小传 王光楚 (219)
- 马崇六将军事略 胡以时 (221)
- 王甲本、王甲纲昆仲光辉历程 王沐云 (228)
- 回忆“左联”老诗人雷澹波 陈长平 (234)
- 吴融清教授与云南铁路 杨永清 戚沛华 (242)
- 赵伸事略 曾 刚 (249)
- 张冲、丘勤宝勘察普渡河 孔令忠 (255)
- 女画家缪姑太 缪以煊 (268)
- 心中的花——父亲肖七英丹青生涯 肖 泰 (271)
- 忆侨界知名人士苏剑泉先生 段兢人 (274)
- 漫话李文汉李文林兄弟 杨世英 (278)
- 原市政协委员苏心谷二三事 雁 寒 (284)
- 记民初云南书法界名家张鑫 豆祖焘 (286)

读者来信

- 对《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将领爱国回族老人赵钟奇》
一文的订正意见 杨 源 (291)

编者按：1950年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在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的配合下，解放车里（今景洪）等边城，把五星红旗插到了中缅边境我方重镇打洛。滇南战役宣告结束。同月20日，野战军四兵团兵团部和十四军进驻昆明，卢汉将军率起义军政人员出城迎候，昆明2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22日，昆明各界举行盛大迎军会师大会。同月24日，全省地、师以上干部会议在庾园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就会师、统一战线、财经等工作作了部署；四兵团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陈赓庄严宣布：“从今天起，云南已完全获得解放，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从此，1950年2月24日作为云南全省解放纪念日永远载入了云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抚今追昔，我们忘不了那些为云南解放献出生命、热血和青春年华的革命先烈和前辈，特选编这组回忆云南解放前后斗争的文章，以资缅怀与纪念。

——编者

一路行车一路惊

——记云南解放初期一次惊险的护运任务

田 有

刚刚沐浴在胜利阳光下的云南省，虽然饱经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洗劫，又经国共两党在滇南的一次大较量，人力、物力、财力有较大削弱，但是解放军入滇不久，市场立即呈现繁荣，货币十分稳定，商店的货架上，日用百货琳琅满目，驻军和人民生活必需品，源源得到补充。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有一支解放军的部队押运着四百多部汽车（有说是 720 部），把边地所需物资和驻军的军需品，及时而不失时机地，从内地不停地运来；又把边疆特有的物资，如个旧的大锡和土特产，运向内地，从而保证了物资充足，货畅其流。这个鲜为人知的史实，笔者认为在纪念云南解放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不能不以浓墨重彩，补记一笔。

（一）

1950 年 2 月 20 日，陈赓将军率部经过古老的金马碧鸡坊，开进了昆明。他征尘未洗，立即到街上看了看，发现商店货架上摆的东西不多，人民生活很苦，下属三个军的军需品，经过两广作战和滇南战役，由于部队进军神速，后勤供应一时跟不上，现在也急需得到补充。而这一切，仅靠满目疮痍的云南省供应，是不可能的。于是，他立即从个旧把一二团团长沙志伟找来马上

接见。“你来得好快啊”！陈司令笑嘻嘻地说：“现在给你个任务，非常艰巨的任务。此事非你郭志伟完成不可”！郭当即表示：“首长不要表扬我了，快说吧！什么天大的任务，我保证完成。”原来陈赓司令员要郭亲带一支精悍的部队，押上两个汽车团和一个汽车大队，负责内地到边疆的军需物资，布疋棉纱、民用百货，以及后方留守人员的安全运送。郭志伟是他任386旅旅长时的老作战参谋。又是他任太岳军区司令时的作战科长。郭现在领导的一一二团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穿过日军道口封锁线，护送炮团交吕梁部队再转交延安总部。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因此，陈司令点将要郭完成此任务，是对部下的熟知和信任。但陈司令还是问他完成这个任务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郭志伟说：“我只要求一点，即在沾益剿匪的胡绵第（37师副师长）同我建立联系，必要时他指挥的部队要给我以协同配合，经常互通情报，沟通电台联络，甚至非常必要时，我要借用他的部队。”陈赓司令完全同意。临离开时，陈司令员一再叮咛：“任务相当艰巨，你要有充分准备”。

（二）

参加这一押运任务的部队是一一二团二营，团直警卫连和一一四团的一个营，共约千余人。其任务是从贵阳或广西的金城江（有时是从柳州），把物资运抵云南的沾益或昆明（那时沾益至金城江段火车路尚未修通）。郭志伟受命后，立马把驻扎在屏边的二营营长钱振山，找来面授机宜。

钱听后深感担子不轻，因为他知道，担当这一运输任务的是刚刚起义过来的卢汉部队的两个汽车团和一个汽车运输大队。司机及其领导人是清一色旧军人，穿的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军装。其管理制度，领导方法等全是国民党的一套。此行别说输送物资了，光改造和指挥这么两个团就够压肩的了，更别说这条运输线

上有的地段，一向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丢下买路财”的土匪响马出没之地。更令人担忧的是，沿途经过的是极端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有的见东西就抢，抢了就跑，你既撵不上他们，也不能轻易开枪。押运的物资很不安全。尤其使押运部队惶惑不安的，是起义不久的暂编十三军中的王耀云团，几乎每押运部队出发的同一个时间，发动叛乱。其叛军也流窜在押运部队附近。就在这种背景下，部队经过短期准备，即将上路时，哪知又传来了贵州国民党起义部队两个团叛变的消息。这支叛军发难于贵州安顺，后一路袭扰，一直流窜到离云南富源不远的亦资孔地区。他们同当地的地霸武装，特务土匪、国民党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勾结在一起，打家劫舍，拦截车辆，为害过往行人和商旅。这使郭志伟、钱营长等本来就忧心忡忡的心头，又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可是，作为军人，只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明知这条路上狼虫虎豹成群，也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三)

部队护送着 400 多部大卡车、中小吉普车，浩浩荡荡地上路了。钱营长坐在一辆美式中吉普车上，带着他的通信员和一部随时与上级联络的电台。郭志伟坐的是小吉普。为他开车的就是起义后的汽车团团长，贴身警卫紧紧地护卫着他。此行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呢？

枪声！

公路两侧的山上不时传来阵阵枪声。这使押运部队不得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毛毛土匪慑于胜利之师的军威，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只敢打冷枪。当车快行至盘县时，部队急报：跟在车队后尾的一部商车被土匪拦截！钱营长带一个连迅速赶到出事的亦资孔地段，只见一部商车停在路旁，车上载的发往内地的信件满天

飞舞，遍地狼藉。车上旅客和货物全被土匪虏去。部队又在草丛中找到三个浑身打着哆嗦的裸体妇女。他们是被土匪剥光衣服奸污后藏在此处的。部队立即向妇女指的匪跑去的山头追去。急追八公里，与匪交火。战士胸中燃烧着满腔怒火，一阵猛打。匪徒被打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旅客获救，被劫的两大皮箱和其他东西，物归原主。遗憾的是：一个土匪也没有抓住。

翌日，运输大队从盘县出发继续前进，四百多部车辆摆在公路上，一拖就是几十里，首尾不能相顾，很难指挥。郭团长就命一一四团的一个营主要押车，一一二团的一个营是他赖以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机动力量。那儿出事往那儿调，以求万无一失。车行至头河地区一条盘山公路上，正要拐弯，忽见路面被匪徒挖断。部队只好一边派出警戒，一边填土修路。就这样，路断修路；匪来捉匪，至晚宿营，大家才意识到：此行道路崎岖，艰险莫测。果然，车队就这么走走，停停，打打；再走，再停，再打。沾益至贵阳原本480公里的路程，按那时车行速度，三天也该赶到了，可是他们竟走了七天，也打了七天的仗，并给起义司机做了七天的思想工作。当时汽车团各有一个后勤部的科长作为派去的军代表，他们随时把起义团的情况向郭团长汇报，又从郭处接受各种指示。这一路，郭团长和钱营长捏着一把汗，跑前跑后，七天七夜没敢睡一个安稳觉，没吃一顿香甜的饭，没敢休息一时片刻。终于钱振山这个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廿七岁的棒小伙子，在日夜思虑中一病不起了。可是，他拖着发烧的躯体，强打精神，押运着从贵阳拉的第一批物资回到沾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只好把指挥担子暂时搁在教导员胡乃衍的肩上，留在沾益治病，以恢复体力，再涉险途。他在此也不敢久留，因为他放不下他的部队，放心不下此行任务。郭志伟这个在解放军久经战阵的沙场老将，在淮海战役就是团长，和30出头的干部，跑了一趟车也被拖得精疲力竭，幸未倒下去。他牢记陈赓将军向他们讲

的：“这次任务相当艰巨，你一定要拿下来”。

(四)

昆明通向祖国内地的这条唯一的公路干线，随着土匪的肆虐，越来越难行走。有名的“二十四拐”，由于坡陡路弯，有些长度很长的卡车，一下子拐不过去，要倒几次车才能通过。这时匪徒袭击的事就屡屡发生。每当部队经由称之为“回头拐”的地段，总会遇到路被破坏，或设有杂木路障。部队只好停车修路，排除障碍物。这时，山上的土匪就黑鸦鸦的一大片，唿哨着奔涌而来；部队停止修路，奋起回击，匪徒齐作鸟兽散；部队再修路，土匪又涌上来。以后行车每到此危险路段，郭团长就站在一个能环顾四周的山包上指挥车队一辆辆安全通过。他既要防土匪袭扰，又要防止汽车出事，还要防止起义部队思想不稳，甚至还得防止所载物资被一些人哄抢，以及叛军的光顾。他每天就是在这思前虑后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有一天大雨滂沱，押车的六连都坐在盖有棚布的车箱内，行至贵州的安顺时，突然枪声骤起，部队急速下车应战。但围上来的土匪越来越多，六连在还击中数人伤亡，起义的汽车团也有一军官负伤，整个连队处在危急中。一群匪徒冲到一部车前，掀开棚布，见有一战士瑟瑟发抖。这个刚解放过来的新兵，见匪多势众，竟可耻地投敌叛变。

又有一次，我掉队的一部车在盘县地区被土匪袭击，押车战士奋起自卫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危在旦夕。幸好接应部队闻枪声及时赶来，土匪见状，一声四散，掉队的车才化险为夷。

(五)

以后行车就越来越困难了。一个连负责押运八十部大卡车，每车只能分两个战士押车。这两个战士又要修路，又要不断做起

义汽车部队司机的工作，又要担任繁重的押运任务，实在疲惫不堪。行车一趟，无异于经历了一次大的战斗。直到把物资运到沾益，一颗悬在半空的嘭嘭直跳的心，才算落在实处。长此下去，部队实难应付。有鉴于此，郭团长对两个营的营长和所有跟车同行的部队，以及汽车团的军代表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与其在押运中边走边打，穷于应付，还不如驻下来在土匪出没最多的地段来一次清剿，煞一煞土匪的嚣张气焰。“磨刀不误砍柴工”。部队就这样在盘县一带开始了驻剿。

部队在此每天跨沟越涧，攀岸跳岩，时而奔袭，时而伏击，时而围剿，时而诱歼，纵横驰骋，给这一带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匪帮以重大杀伤。最后，有数百名土匪成了大军的刀下之鬼，有数百人缴械投诚，其中就有临危投敌的那个解放战士，他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他应有的惩处。这一来，部队士气大振，匪焰顿消。沿途群众看到几个毛毛土匪平时耀武扬威，可根本吃不住大军一打，一听大军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于是也就敢于同大军亲热往来，主动帮助部队修桥补路，报告匪情，带路剿匪，军民关系经短期驻剿，更加密切。由于押运任务催促着部队，他们只好暂时结束了此次驻剿。好在这一带还有别的部队在剿匪，这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六)

汽车运送的物资越来越多，有军需的，有民用的。好在部队经过驻剿，又有几次跑车的经验，知道那个路段好走，那个路段难行；那儿土匪多，那儿相对平静，以便未雨绸缪，做好准备，部队为了不扰民，也为了安全，就常常吃住在车上，一日数惊的局面，暂时得到缓解。

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这天部队押车到达贵阳时，正好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个国庆节。车队在游行的人群中徐徐穿过。突然，前边人群大哗，郭团长和钱营长走上前一看，原来是汽车撞伤了游行的两个学生。于是，群众和刚起义过来还没脱掉国民党军军服的司机，发生了激烈争吵。双方各讲各的，汽车受阻。

车队住下后，钱营长根据部队纪律和群众要求，要司机首先赔礼道歉，然后严惩肇事者。这一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竟然遭到起义部队的激烈反对。汽车团的一批旧军官借机煽动司机闹事，他们认为，军车压住群众，是小事一桩，不该小题大作；但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则认为，非如此处理才符合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也才能给人民群众一个好的交待。这样就又形成了我部队同起义部队的矛盾。当时形势极具爆炸性，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起义部队发生叛乱的前车之鉴，不能不引起郭团长、钱营长的高度重视。何况，他们还有大批物资要急运昆明，司机思想绝对不能动荡不安。这是大局，不可不彻。

怎么办呢？钱营长和胡教导员就采取了我军做思想工作的老办法——诉苦。

司机们虽然国民党衣服穿在身，但心还是劳动人民的心。他们不少人也有了一本受压迫（包括官长的压迫），受剥削的血泪账。经过诉苦，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开始同情被撞群众，也明了了我军的建军宗旨和政治纪律，表示愿意向被害群众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旧军官们的煽动，此时不再有人听信。那些下级军官提高觉悟后，也和我们部队有了共同语言，从而消除了隔阂，密切了上下之间，友邻之间的关系。最后，大家一致表示，要同心协力完成这次事关云南驻军和全省人民的运输任务。

(七)

汽车撞伤学生的事经赔礼道歉和赔偿后，车队又浩浩荡荡地开到广西的金城江，去完成一件比以前更加繁重的任务。车再行

400多公里始到达目的地。

这次车队运送的物资很特殊。什么物资？满载三大车人民币。这是稳定云南货币，繁荣市场经济最最急需的。对此，后来转业到云南省交通厅任副厅长的钱振山同志（已离休）回忆说：“我一接受这个任务，就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这件事除我和郭团长等少数外，没有人知晓。我用一个连押运这三车票子，事先，先派几车部队把一切不安全地段控制起来，然后大车队出发。机关枪架在驾驶室车顶上，一到不安全地带，前行的警戒部队已在制高点构筑阵地，布置警戒。尽管沿途还有土匪袭扰，我一般不敢恋战，死死地监护着三车人民币。你想像三大卡车人民币，该值多少钱啊！”

就在这同一趟回行车上，还拉着比三车人民币更为重要得多的，是有几百近千人的四兵团的干部家属和子女。带领这批后方留守人的是后来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非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朱有林同志以及十四军十五军各有一位科长。坐车的家属有包括刘有光、南静之等高级领导人的夫人子女。车行前，二野在重庆召开了专门会议，邓小平政委做了“万无一失”的指示，陈赓司令员亲自对郭志伟说：“这次行车，一个人也不能丢，否则拿你是问”。其实郭团长和钱营长何尝不知道，这批家属牵动着全军将士的心。战争时期只有营以上干部才能结婚，当然也有一般干部是参军前就成家的。其家属后来都进了家属学校（有的叫女子大学。每个师都有这样的家属学校。这次拉的就是从家属学校来的三军干部的家属，统称女大四分校。家属都无作战经验，又听说沿途土匪多，惶惶不安。郭团长亲自去安抚：“你们尽管放心，有我哩”！为了保证此行的绝对安全，押运部队做了精心安排，行军前就派出侦察部队了解沿途匪情，以便早做预防准备。危险路段设指挥岗哨。行车中，哨兵警惕的目光不眨眼的四处了望，押车战士个个荷枪实弹，披甲执兵，以应不测。沿途食

宿都有专人负责，出车时严格清点人数，以防掉车。另外还做了一些其他应变方案。

这次车行仅三天，由于部队派出的警戒多，也比较远，土匪被压在离公路很远的地方，以致家属们甚至一路上没有枪声的惊扰，也没一个掉车的，没一个得病的，一路平安无事。但她们哪里知道，此行对押运部队来说，是多么令人揪心的三天啊！当连队安全抵达沾益换乘火车向昆明开进时，押运的部队官兵才如释重负。郭志伟一颗呼呼直跳的心才算平静下来。五十年后他回忆此事说：“我的责任比谁都重啊！总算是一路平安到达，我才放下心来”。后来他们听说，兵团领导对他们完成此项任务，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钱振山领导的一一二团二营，也因近八个月的押运任务完成的好，获得一面红彤彤的大锦旗：“云贵高原创奇功”。当他们又接受新的剿匪任务后，就把押运车队移交给兄弟部队。然后身着多数部队还未换装的崭新军装，从金马碧鸡坊通过。这么整齐雄壮的部队，引起一个戴眼镜军人的注意，说：“这是哪个部队，好整齐啊！”钱营长闻声扭头一看“啊！陈赓司令员！”他率队踏着班师得胜的豪迈步伐，走上了新的战场。

九九年八月廿日

难忘的岁月

——记云大附中“辐射社”的战斗历程

苏 滨

不知为什么，我们这些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当每年的春天到来之时，都还象孩提时盼望过年一样，老是屈指计算着4月20日这一天的来临。因为，这一天是我们云大附中校庆的大喜日子。

每年的这一天，校友们都从各地赶来，欢聚在云大校园。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朝夕相处的校友，还是阔别几十年的同窗，这一天相见，都像久别重逢一样高兴，也都像几十年前那般年轻，以致使围在云大会场周围的当今的青年人投以惊奇的目光——这样年过半白的老头、老奶，为什么见面时会像孩子般天真、激动、活跃？！

他们哪里知道这些来自各地、相见时言行举止与年龄极不相称的人，曾经是一群在一起度过难以忘怀的中学时代生活的挚友？他们哪里知道这段生活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它决定了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这些人，后半生虽然经历不同，职业和职务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中国共产党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心中都有一支引导我们前进的火把！而这一火种就是在云大附中读书时种下的，每当校庆这一天，大家从各地赶来，就是要向几十年前在大家心中播下火种的母校、师长和老大哥们感谢培